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十八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六

金元好問撰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

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  
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  
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  
公修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完而能成百代不刊之  
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  
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  
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  
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

者矣以為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  
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  
所慕舉而措之施為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  
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  
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  
為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

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  
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為最妄非託  
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  
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  
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瀟瀟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  
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  
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  
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

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為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  
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  
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  
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  
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  
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  
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  
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

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為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  
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



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  
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  
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  
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  
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  
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  
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叅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  
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  
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為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  
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  
猶為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  
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為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  
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  
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

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  
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  
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銜鬻殆  
市廛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  
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  
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  
常一切以別本為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  
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

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為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為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所有書而錄之故未備

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誠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為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考意舉要歷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

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為  
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  
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  
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  
厯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為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  
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  
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  
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為百代不刊之典

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為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為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僻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輿者幸為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為

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秘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為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

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為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予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板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

按李翰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為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亡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為十萬其孰曰不可哉

吳君博覽強記九經傳註率首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  
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瞻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  
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  
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  
元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  
天質日喪人偽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為諱天下萬事一

以巧為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  
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惟恐巧之不極至於汲  
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  
之策陽城下下之攷咸共嗤黜以為不智事業之鄙陋  
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  
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  
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為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  
者以為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為號者非欲賢於

斯世而已也。漁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密國公諱璫，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

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為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懸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

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為  
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  
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為資者其落薄失次為可見矣  
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  
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為何物  
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嵒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  
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  
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  
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渠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  
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  
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  
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  
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叅禪於  
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  
來現昨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

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  
祥宮若太一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  
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墻馬  
上官人病且尪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  
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  
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  
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  
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為

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  
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顙面正朝之任長  
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  
可為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  
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伯特雖議和伯特不苦諳練恐  
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  
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

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  
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  
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  
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為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州中為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  
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  
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

手背以輕肆為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  
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  
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為樂而已  
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  
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  
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  
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  
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

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為省

郎閒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  
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  
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  
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  
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  
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譙輒令鼓  
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  
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

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為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



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  
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  
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  
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歲  
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  
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

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  
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  
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  
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  
造物者爭柄因鎖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  
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顛門  
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嚔  
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

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懽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懽然自以為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蹕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

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  
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  
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叙  
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  
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  
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

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  
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  
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  
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  
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  
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  
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  
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

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才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襍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亭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道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此之金膏水

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汙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亭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語言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



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

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  
主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  
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  
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  
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  
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  
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  
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

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  
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媼  
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矯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賢  
聖癩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無為輦俗閨傳無為  
瞽師皮相無為黥卒醉橫無為黠兒白捻無為田舍翁  
木強無為法家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恩無  
為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為村夫子兔園策無為算沙僧  
困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無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

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亭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以如上語為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為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為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

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  
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  
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  
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粹為外物感觸  
瀟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  
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  
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  
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

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  
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  
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  
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  
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  
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僅得補掾中臺時  
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  
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

驪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  
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為玉川子嘗  
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  
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兒女語恩  
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  
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  
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  
授姪言媒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

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  
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  
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沈江少之若孤  
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  
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  
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  
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  
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



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  
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  
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業年賣珠樓前  
風物被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  
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  
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

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  
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為恨仲梁  
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  
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  
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  
之之於李元賓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十九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七

金元好問撰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  
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  
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

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  
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  
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  
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  
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  
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  
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  
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

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  
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  
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爲有前人風調是  
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  
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  
抱綠莎盈尺鵬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  
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  
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

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頽萬  
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  
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  
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  
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  
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  
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  
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

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  
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  
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  
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  
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  
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  
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  
過爲荒唐不及爲臧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

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于進  
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  
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  
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旣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  
鈎距之吏奮髯抵几若若俊快保其羞而不爲至于德  
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叅幕府軍事當賢  
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  
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



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  
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貴志下  
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  
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  
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  
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

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  
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  
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  
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  
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  
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  
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  
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

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  
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  
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  
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闌載笑載言之什觀  
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  
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  
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  
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

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  
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  
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  
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  
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  
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  
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  
囚鎖恠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

澁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  
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  
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  
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  
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  
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澁惟作詩極難苦悲  
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

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  
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  
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  
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  
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  
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  
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  
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

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沂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笋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  
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  
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笋氣在耳假使參寥  
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  
言外坡又當以蔬笋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  
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爲多且因  
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華蓋時人固以  
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



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佳寶  
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  
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  
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  
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閒  
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  
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  
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

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  
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  
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  
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曰於疏筵中別爲無味  
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  
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  
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  
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

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為詩僧家第一代者  
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  
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  
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  
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  
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

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謀  
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  
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  
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  
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亡未可  
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  
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于道路則世  
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雋輩出

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入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至於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于世

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  
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  
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間業已不爲世所知  
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  
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  
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  
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  
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

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  
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  
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  
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  
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  
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

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蹢躅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



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  
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  
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  
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  
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  
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

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貴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

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蘇李之百金行盡釋射鉤  
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  
沈雲卿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閭魂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  
之衣冠感今懷昔怒馬如擣况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  
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  
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  
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  
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  
特徵與鳳尾詔之所招致眎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  
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  
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  
爲業真積力久故胷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  
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  
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

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壁一日可以至九遷者  
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  
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  
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  
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媿惡以成長治之  
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  
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鴈而蔽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  
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

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  
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撓鱗之怒況乎霰糧三月披髮  
九閭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冤霜天  
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  
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捫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  
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  
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  
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飴九遷之捷徑乎諺有

之見卯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推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  
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  
山有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  
泉阻以絕磴陰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  
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  
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按間物茁花



錯綉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全  
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  
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  
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詫  
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自外何  
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閑曠叩頌我友天與  
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謔間作硯  
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革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

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  
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  
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  
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  
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  
餘世得玄冥顓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  
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急于  
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如慈雲海清涼相羅  
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  
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  
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

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  
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  
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  
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  
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  
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予說而予不  
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嵩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  
兄弟萬壽嵩和尚頌古百則語委余題端余往在南都  
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  
來諸禪老皆爲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  
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亡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  
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嵩於是  
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  
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

坡爲文字禪且道高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  
余亦嘗贈嵩山僑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  
詩家切玉刀高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  
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水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  
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  
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鑒之目而未之識

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  
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  
世以賢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  
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  
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  
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  
其資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  
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

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指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



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

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抹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

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瞖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瞖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瞖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瞖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

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煩  
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  
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  
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  
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  
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  
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  
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

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  
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  
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  
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  
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  
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  
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  
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

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

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  
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  
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  
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  
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  
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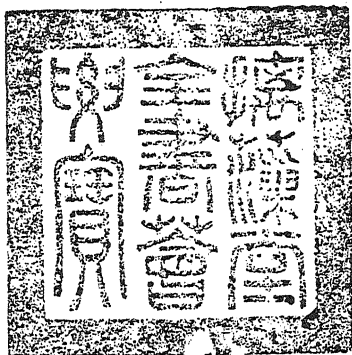
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間病患倉猝爲之投劑救  
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  
復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  
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  
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  
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  
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  
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



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  
勇果非樂于戰鬥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  
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十三頁前六行伯特舊作孛德今  
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